

锦里诗苑

年夜饭

(组诗)

李永才(四川)

说过年

而今的年夜饭,说起很热闹其实早已成了一种形式
生鲜熟酒,都没了旧时的滋味
新年新得具体
而年味却淡得有些抽象
在我的眼里,祝福的钟声还不如一声花炮来得宁静
所有的欢愉,多了一些咖啡色的风尘
只有几串灯笼,是北风特邀的
为了在桂树与洋槐之间
铺排出一种现代性
那些红色的胡须,飘向街巷的深处
成为过年的理性表达方式
有些时候,过年是一种缓慢的节奏
无法与仓促的行色保持一致
当拜年的模样远去时
已记不得桃符
——倾斜在谁家的门扉

年夜饭

那时的年夜饭,是农人的一碗悲绪
饥肠辘辘的日子
——辞旧迎新有多难
父亲把一年的肉票,扯成不同的形状
才有了灶头上那一块
干柴一样的腊肉。槐树下的公鸡
不知叫醒了多少阳光
叫过今日的黄昏
就成了菜板上的鸡块,鼎锅里的鸡汤
当然,也可以是我舌尖上
三日不绝的烟火味
那时的年夜饭
就是一次绵延三尺的牙祭
再穷的灶台,也要炒几片嘎嘎
再苦的桌面,也得摆几盘鸡鸭鱼肉
爆竹一声,再艰难的旧岁
也总会有一顿快乐,迎接新元

除夕的节奏

我爱听,北风呼啸
一只遥远的蝙蝠,像黄昏一样
越飞越低。除去四季,
夜晚和旧岁
蓬勃而杂乱的节奏
在一元复始中,起伏

那些清扫天空的雪花
像瘦枝上的鸟儿
欢快的叫声
在山家院子里,书写一种
简淡平和的气象

母亲在一间阴暗的伙房
用夜色节奏
烧了几样拿手的小菜
小鱼,小鲜,小葱拌豆腐
呛口的佐料
等待着回家的亲人

年复一年。一切都抢在了
时间的前头
只有烹调小菜的节奏
仍在爱人的手上
——延续

新春杂记

斗柄回寅启新岁,春节
在农历的折缝中复始,岁首之日
不管叫元旦、元辰,还是元朔
都是先人报本反始的寄托
到了1911年,在日新的民国之后
顺农时,从西历
春节就成了阴历第一页上
最显著的符号
民俗与神话,在记忆里流淌
祈福的钟声,穿过藏经楼
在每一寸时光的宫格中回响
“年从夜半分新旧”
每一个元夕,一宵爆竹声
送来万里春风
“风送莺歌辞旧岁”,每一个元旦
都有梅花向你拜年
新春第一天,推窗见日
天宇朗朗。人间春色何所似
红玫瑰偕杏花菜——
这扶桑舒光之时
对一枝梨花,意味着什么?
看,一场梨花雨,
绕夏日的旷野,过秋天枫林
送来锦衣,五谷和年年有余

春光嘹亮

春风无亲,把一个误入歧途的人
从寒冷的栅栏,解救出来
走进人间的花园
寂寥而清新的花丛,大团小团地开
我听不见一句鸟语。或许
雨打杏花,就是夜半的鸟声
请告诉我,春江之水
是平静的,还是温暖的?

春光嘹亮啊。而春雨缠绵。
江南草长,一片嫩绿的想象
生长出来,就能听到
嘎吱吱的声响。
仿佛一列春天的快车,从北方过来
很远,很远的节奏
是一场春雨,柔软的部分

仪式盛大啊。春天的节日
除了南来北往的问候
还能说些什么
路逢辽远,群山陡峭
总有一趟列车,赶不到春天的门口
就在站台想念吧
或者,在落日的眉头仰望
——一些花朵被春天虚度
恰如故乡荒凉的脚步,相继走入
我们彼此的内心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78 期

商海弄潮

每当推开老宅的大门,快乐的童年时光便像小鹿哒哒地奔来。
这是一个徽州的老宅,有天井,有厢房,有木雕床。

在童年的世界里,这里是中个式城堡。厅套着厅,天井套着天井,木窗槛上的小人物和小动物被我们的小手掰得釉呼呼的,可是不够好玩,拔步床檐上一对金色狮子才好看呢,我常常把狮子拔出来玩耍。

老宅深锁。只要我想起小时候的事,老宅便打开一次大门;只要我想起过年,便是从鱼鳞一样的青瓦里飞入天井,又一次落在了东厢房门口。东厢房里“哒哒哒”是妈妈的缝纫机在唱歌,我们的新衣服就要做好了。妈妈每天晚上等我们睡觉了再开始做衣服,一直要做到午夜之后,赶在年夜饭之前我们一家人的新衣服和新鞋子才会做好。我可真是着急啊,邻居家的丫头和小毛都穿上了裁缝做的新衣服在天井神气活现地

显摆了,我和妹妹却还是穿着旧衣服,不过听妈妈说,我们的鞋子绣了金银丝,衣服上也绣了爸爸画的花,肯定比别人的漂亮,说不定是这条横街上最漂亮的呢!”真的呀?妈妈我们的衣服做好了吗?”“快了,保证吃过年夜饭就能穿!”说着妈妈和奶奶又钻进厨房做菜去了。过年大人忙得团团转,没时间管我们。有新衣服、有红包,又有许多好吃的,街上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过年真是值得我们慢慢等待啊。

好吃的圆子是奶奶做的糯米圆子

一元钱过年

朱幸福(安徽)

面对餐桌上丰盛的菜肴,我都会想起1977年过年的往事。

那一年,我11岁。父亲的肺病又犯了,不得不从乡农机厂回家休养。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都换钱给父亲抓了药。年终,生产队结算时只倒找了1元钱。眼看年关将近,父亲忧心忡忡:“家人的新衣服可以不做,饭菜也不成问题,但要过年了,家里的亲戚总要走动走动吧?至少也要请他们吃餐饭喝杯酒吧!”父亲成天长吁短叹,一筹莫展,只有我们几个不谙世事的兄妹,还成天打打闹闹的。“你别老是发愁啊!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母亲一边安慰着父亲,一边思考着怎样才能过了这个年。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村子里家家户户都

飘出鱼肉及各种年货的香味,我们兄妹几个也馋得直流口水。要在平时,我还能到隔壁邻居家门口看看。邻居也会给我点好吃的,但今天是过年,再去人家门口玩会被人家看不起的。我只能待在家里,从前门到后门来回走。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母亲拿出家里仅有的1元钱对我说:“你去一趟大队代销店,带个酒瓶打1斤老吊烧酒,再买一盒‘丰收’牌香烟,剩下的钱可以买水果糖。”我兴奋地向代销店飞奔过去。站在高过眉毛的柜台前,我打1斤白酒用了0.81元,买一盒烟用了0.09元,还剩0.1元钱就买了10粒水果糖,把1元钱全部花完了。

等我回到家时,桌上居然也摆了一大桌

和肉圆子;好吃的肉是妈妈做的粉蒸肉;还有外公酿好的甜酒和熬好的冻米糖、灌芯糖、芝麻糖、花生糖;外婆做的发豆腐……啊,好吃的东西数不过来,可是我们对吃的期待大不过对新衣服

的期待。
街上的鞭炮声一声声催着我和妹妹一趟一趟地跑到厨房打探开饭的消息,在来来回回十几次之后,奶奶终于发话:年夜饭开饭,炸鞭炮!我和妹妹忙把鞭炮拖到大门口石阶上,让爸爸点燃鞭炮,我们捂着耳朵跑进前厅。八仙桌

子菜,丰盛得让我们都感到惊喜和意外。原来,过年前,生产队将大集体养的几头猪杀了,给每家每户都分了三四斤肉;生产队的鱼塘也打了鱼,给每家每户分了条五六斤重的大鳊鱼;圆子是用家里的糯米炸的,豆腐是用自留地里的黄豆加工的,还杀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再加上菜园地里的蔬菜之类,自然远比平日丰盛了许多。一家人端着“风干酒”(老吊烧和自酿的米酒搀和而成),有吃有喝,感到浑身热乎乎的。

外面吃饭人家的爆竹陆续响起,我忽然想起来说:“妈妈,今天我只顾买糖,忘了买爆竹了。”母亲头一摇说:“买什么爆竹?买糖吃了实惠。你再听听,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人家都在放爆竹,他们吃年夜饭,我们也吃年夜饭;他们开财门,我们也开财门,那爆竹不也是给我家放的?”说得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是啊!虽然借了别人家的喜气,但却是我们家过得最贫穷而又最快乐的一个年!

许多年后,每每回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充满着淡淡的温馨。



记忆中的年夜饭征文作品选(一)

越来越淡的年味

唐义君(四川)

路过关贤街,看见街两边的灯杆上挂满了一串串红灯笼,有人家的门上已经贴出鲜艳的春联,才猛然惊觉快过年了。

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对过年的期盼远没有童年时候强烈了。日子一天天重复着过,过年也一样,今年与往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每逢春节临近,人们都爱说新年快到了。我常常看不出究竟新在哪里,倒是眼见得一个个人熟了下去。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原因恐怕还是:如今的年味,越来越淡了。

说到过年,大家谈得更多的还是幼年时候的景况,比如家家户户杀年猪、贴春联、放鞭炮、做年糕、收拜年钱……似乎都生活在回忆中。

我大多数时间呆在乡间,过的算是最传统味的“年”。流程是约定俗成的,腊月里淘糯米、扫尘、置备年货,大年三十吃团年饭,大年初一去离家不远的迎祥寺烧香,初二开始挨家挨户走亲戚,同时接待亲戚,一轮下来,就快正月十五了,“年”也算接近尾声。年年周而复始。如此,也没有什么不好,过日子嘛,讲究的是踏实、规矩,不必硬要翻出一朵花儿来。

但这话只有放在以前说。从前,“过年”

龙门阵,哪里有那么多个摆的。

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过年方式,我不太心甘情愿,却又无可奈何。我时常羡慕那些春节里可以自己带着兴趣出去旅游、或者宅在家中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与他们相比,我感觉到我这“年”过得甚是无趣。

最近看到网上说,有人以微信发红包的方式拜年。这种办法固然省事,但于亲情,不见得有增加的效果。设若我给某舅爷或者嬢嬢说:我在微信上发了个红包,您收下,您家亲戚我就不来了。肯定会招骂。入乡随俗,该走到的脚步还是要走,况且我本来就是一俗俗的乡人。

与不少朋友谈到过年,大家都有同感,觉得还没有平时好,一个字:累。

虽然这么说,但“年”还是要过的。赶明儿也去买几串红红,学邻家小丫,挂在家门前的桂树枝上,添些喜庆的色彩,也蛮好看的。

军营里第一个年三十

胡华军(浙江)

们吃得一干二净。油豆腐烧内的肉汤拌饭实在是太美味了,感觉胜过世上所有的山珍海味,那个香啊!唇齿留香的味道至今让我怀念。

晚饭后我们台长到我们宿舍和我们一起聊天,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台长已成家,年夜饭和家人吃完,她就匆匆赶往营区,没有回家与家人共度除夕,一股肉香味飘进了我们的鼻孔。哇!今晚年夜饭是油豆腐烧肉。在那个凭票购肉的年代,能吃到红烧肉那可是美食了。部队一年期到改善一次伙食,也很少能吃到大块红烧肉,我和战友们兴奋极了,我盛了一碗米饭吃完了,又破天荒地加了一碗,放在桌上盛菜的盘子,最后连肉汤都被我

长身边,听她讲很多通讯营里的趣事,在她声情并茂的诉说中,我们笑得前翻后仰,忘记了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的苦恼。直到熄灯号响起,台长才恋恋不舍地和我们这帮小女兵告别,她嘱咐我们好好休息,不要想家,从今后后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战友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与战友们一起过春节,也像和家人过春节一样幸福快乐。这使我真切感受到部队这个大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温暖。

熄灯号响了,窗外的鞭炮声也静了下来。营区外万家灯火,节日氛围在绚丽多姿的夜色中瞬间弥漫开来。然而,股暖流顷刻之间涌向了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家乡的战友们的心里。我们围在台

已经摆开了,我们端正坐好,规规矩矩地吃饭,听父亲对我们一年的总结,听奶奶的点评,听妈妈的祝愿,不一会儿,小肚子就撑饱了。小毛和丫头又溜到水井来呼唤我们出去投拜年贴,并把手上的红包扬了扬,说有五毛钱哎,真是气我们。

好不容易等妈妈吃完年夜饭收拾好桌子,还是没拿出新衣服给我们穿,只好到东厢房缝纫机前站着等,盯着妈妈给衣服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我看向缝纫机圆形手摇把边上的一个小孔,思考里面有机器在转?还是没机器在转?这个问题扰乱了我的思绪,不久前我刚拆开家里的闹钟又给安装好了,所以对这个机器很是好奇,“用手指去试试?会痛?不会痛?妈妈会骂?除夕妈妈不会骂?会打到手指?如果能够就打不到手指?要不要试试?不试了,算了吧?试试吧?”终于,我出手了。妈妈一声惊叫,只见我的手指变得

乌黑。弄明白了,小孔里的确有机器随着妈妈的脚在转动。
新衣服和新棉鞋有一种布香,尽管新鲜得让人爱不释手,晚上是要抱着衣服睡觉的。现在,还是赶紧穿上新衣,跳下椅子去街上比赛去,口袋里装着红包,底气十足啊。

爸爸写了拜年贴让我们塞在别人家的大门里,说他小时候和哥哥就是这样一家一家地送拜年贴,也比赛呢,明天就是大年初一,早上一打开大门,哇,会有很多拜年贴滚滚而来呢。

十岁之前,我住老宅,屋子里有奶奶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小毛一家人。如今老宅空空,院子荒芜,唯有大门上,每年除夕贴上的春联是那么喜庆。
多少年了,我还是会悄悄地来到小镇,然后推开老宅的大门。那个最喜欢绕着长方形天井奔跑的女孩,还在以石板为轮,一圈又一圈飞翔在发亮的年夜饭时光。

记忆中的年味

李会婷(广东)

每逢春节,就会情不自禁地念起记忆中的那些年味。那时,母亲还在;那时,我还年轻。

除夕是一年中最忙碌的一天,因为要准备年夜饭。每到这一天,母亲总会早早地起床,吃完早饭,便开始了她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

年三十的早上是年夜饭准备的关键,母亲会把年夜饭的几样拿手家常菜——比如粉蒸肉、炸带鱼、红烧肉、炸藕夹子和茄夹子、酥果子等放到除夕去做,母亲说,这样现做才能保持菜品的色、香、味。母亲会一边忙一边和我和姐姐讲着一些关于老家年俗方面的故事,偶尔还会聊一聊东邻西舍的家长里短。就这样,我们与母亲一边互动着,一边忙着手里过年的活儿,乐事无穷,赏心无限。

母亲素来对饮食有着极高的要求。在母亲眼里,食物是有灵性的。所以,研究美食对于母亲来说就是一种追求美的享受。为了让做出来的食物色味俱佳,当初在我家搬进第一个新宅时(如今已成为母亲遗留下的老宅),母亲在我姐夫和邻家大哥的帮助下,在厨房里翻了一个大锅灶台。听母亲说,大锅做出来的饭最香。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这个大灶台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时,给灶煽火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记忆中,那口大锅很大,一次分两层,可以蒸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母亲会严格地掐算着时间。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母亲最为紧张的时刻。如果食物做得成功,母亲的眼睛会立刻笑成一条线,然后用右手轻轻地在馒头或者包子上拍打一下,然后心花怒放地点着头说:“嗯,这回总算成长脸了,没蒸坏。”如果做的面食没有达到母亲所期望的样子,母亲会立马皱起眉头说:“这回可瞎了,没蒸好。”然后,母亲把那些不好的馒头、包子单独拿出来,放到一边,准备之后留着自己去偷偷消化掉。而事实上,母亲做的面食几乎每每都是香飘四溢,让人垂涎。于是,每年除夕,悄悄地看着母亲为了食物或喜或忧的表情,听着那些“言不由衷”的话语,心中唯一的感受便是:有母亲在,真好!

年三十是一定要吃饺子的。每年除夕下午两三点钟,母亲便一边忙着蒸各种面食,一边指导着我和面、切菜,为包饺子做准备。母亲说,除夕晚上一定要吃肉馅儿的饺子,寓意来年衣食无忧;而初一早上则要吃素馅的,寓意新的一年日子素素静静,平平安安。有时,母亲还会在饺子馅儿里放上几块糖,如果有谁有幸吃到了,那便说明来年诸事顺利,甜甜蜜蜜。因为家父去世早,所以很多年来,除夕晚上,母亲都会将饺子先一勺舀出6个,盛到碗里,和其它的祭品一起用来祭奠父亲,让父亲与我们一起过新年。母亲说,这是老家祭奠故去人的习俗。

在我们北方,年夜饭大都有一道家常菜,母亲称之为:家乡菜。就是大块的五花肉和白菜、粉条,呛锅一起炖。母亲说,过去老家的人日子过得不好,有很多穷得吃不上肉,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所以,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做上这道菜,犒劳一下辛苦劳动了一年的自己。虽然这道菜品极为普通,但每一年的年夜饭都是这道菜极受家人的欢迎。一是很少有人能抵制住母亲高超厨艺的诱惑;二是也许这道菜更能代表常年在外面奔波的人对家的那份眷恋之情吧。

每年年夜饭开始前,姐夫会带着家里的小孩子们提着一长挂鞭炮去院里先放一下,算是给年夜饭来一个好的开局。母亲最喜欢听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每当鞭炮声响起,母亲就会站在屋里的窗户外,看着外面欢呼雀跃的孩子们欢喜的样子,然后喜笑颜开地说:“让这鞭炮把穷气都吼跑。”等鞭炮放过了,大家都边说边笑地回到屋子里正式开始吃年夜饭。

事实上,每年家中的年夜饭,吃的完全是一种和和美美的家庭氛围,品的是是一种家人欢聚一堂的幸福。大家围坐在一起,说着一年中各自的工作、聊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母亲笑咪咪地听着,关键时刻总会贡献出一两句哲理性很强的生活金句,让我们记忆深刻,啧啧赞叹。一桌年夜饭,就像是一朵绽放的合欢花,母亲便是这朵花的蕊蕊,子们们则是其中的一瓣,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年夜饭,尝的是母亲的厨艺,品的是母亲的味,而母亲的味就是家的味道。年夜饭,自始至终充满着浓浓的母爱氛围。也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母爱的内涵:信任、关怀、付出、默默地守候与无限的期盼。家,只有母亲在,才是名副其实的家的家。

年夜饭,不仅仅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更是对一年的总结,有苦有甘来,有幸福团圆。如今,虽然母亲已经离我远去,但记忆中年夜饭所赋予的那份思念、那份关于家的记忆,却像一杯浓浓的葡萄酒,越存越醇……

问。省军区礼堂每天都会放电影,虽然都是老影片,却让我们乐在其中,礼堂里这么多战友在一起过春节,此起彼伏的拉歌声,给人一种兴奋向上的精神力量。通讯营还会组织拔河比赛,我们在战友边“加油!加油!”喊哑了嗓子,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就像在眼前一样。通讯营的篮球比赛同样激动人心,我们使劲拍着双手为战友每一个准确的投篮鼓掌。省军区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让在台下一观看的我们如醉如痴。如此丰富的内容,让你感觉在部队过年,比在家过年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精神上的欢乐排遣了孤独,同时感受到了战友之间传递的正能量与战友情谊,在部队过年也很幸福。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花开花落几十载,这其中有多年的时光是在部队度过的。自从穿上了一身戎装,也就意味着要远离故乡,在部队过年要坚守岗位,有家不能回。在我看来,在家乡过年固然亲情融融,在军营里过大年也有困难。军人用自己最忠诚的守望,守护人们的平安幸福,也是一种责任与使命。